

■百姓记事

乡村夏日露天饭场

故乡在皖北平原，那里沃野千里，一马平川，广袤的地势铸就了皖北汉子的粗犷豪放，也孕育了平原女人们的热情勤劳。相较而言，皖北没有灵山秀水般的旖旎风光，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每个人对于故乡，都有渗入骨髓、融进血液的难忘记忆。我的童年岁月里最挥之不去的风景，便是乡村夏日的露天饭场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风淳朴的皖北平原上，一条乡村土路像掌纹一般自307省道分流而出，一路蜿蜒北上穿村而过，在这条土路与村落的交会之处，形成一个人流密集的露天饭场。饭场四围树木葱茏，遮天蔽日，是村人夏天纳凉消暑的绝佳去处。靠近路边居住的村人，每天都会给饭场洒上清撤凉凉的井水，并将场上的卫生打扫干净。待中午时分，各家各户则会不约而同地将做好的饭食盛在大黄盆里，连同碗筷一起端路到路边的饭场上，同众乡亲一起享用简单至极的乡村午饭。那个时候，村人家里鲜有钟表，太阳的行走曲线便是人们调整作息的“北京时间”，亦是烧饭和到饭场“聚餐”的参照依据。

皖北素以面食为主，每到午饭时分，饭场上各种面食就会粉墨登场——李奶奶家的细面条，四爷爷家的宽面叶，蔡伯家的死面饼，孙婶家的发面馒头，王叔家的葱花花卷，李姨家的面疙瘩汤……饭场犹如一张巨型餐桌，各家饭食摆其上，村人围在上一起席地而坐，边吃边聊招呼村路上来往的行人。饭场上不分你我，倘若谁家“改善”了伙食，做了色香味俱全的“珍馐佳肴”，都会主动同大家分享。那个时候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隐私，家家户户几乎夜不闭户，谁都不会在意别人家的饭菜不可可口，更不会将卫生当作相互隔阂的借口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黑白电视尚未在乡村普及，广播都是点缀生活的奢侈品，所以乡村饭场除了“聚餐”的功能之外，还是村民获取“新闻”的信息平台。我特别喜欢跟着父母一起到饭场吃饭。记忆最深的，就是父亲端着一盆刚出锅的面条，母亲捧着粗瓷大碗，我手握竹筷，一手举铝勺，一起“浩浩荡荡”地来到饭场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情景。当我们到达饭场的时候，已到的人中会有若干人一骨碌围拢过来，察看我家今天做了什么“山珍海味”，若能勾起他们的食欲，则会径直上来一碗，毫不客气。待一家村人将饭食端过来时，父亲偶尔也会和他们一起，兴冲冲地加入“觅食”的行列。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饭场秩序过于混乱，各吃各家的饭不行吗？可是我们村的老少爷们和大娘大婶们，却认为自家饭食能够得到众人“垂青”，即是对其厨艺最好的褒奖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四爷爷做的油泼面叶堪称一绝，谓之为我们村当时的“舌尖上的美食”亦不为过。又宽又薄、刀工匀致、玲珑剔透的面叶，对着天空仿佛能看到绵密的云朵。面叶下锅时放入菜园里生长的苋菜，出锅控水后再泼以猪油辣子，并以香油调味、大蒜杀菌，一道简单的面食便足以令人垂涎欲滴。我喜欢到饭场吃饭的最大原因，就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母亲做的与我胃口相悖的饭食抛至脑后，然后一碗又一碗地猛吃四爷爷做的油泼面叶。每每此时，母亲总会骂我，说隔锅的饭香，家里就是炖了排骨，也难触动我的味蕾。母亲的温怒总是换来四爷爷的心花怒放，以致后来他再做油泼面叶时，都会刻意增加一个人的食量。

乡村的露天饭场仅在夏天人声鼎沸。那个时候乡村没有空调，少数家境优渥的人家，也不愿孤独地呆坐在堂屋的落地扇下，被嗡嗡的热风烘烤。夏日的露天饭场上不仅刮着清凉的穿堂风，还能听到来自十里八村的乡间趣闻，更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、车流不时从路上徐徐而过。饭场是村里非常重要的信息交流平台——哪里种子化肥便宜，何处的牲畜禽蛋价高，庄稼的病如何防治，哪个“赤脚大仙”给了受惊吓的孩子叫魂灵药？等等，均在这里得到交流和解答。饭场上的风景同皖北的粗犷交相辉映，男人们上身赤膊下身短裤，女人们头戴方巾衣衫素朴，孩子们的着装不一而足，但往往一顿饭吃下来，众人都会大汗淋漓。

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故乡的人吃饭也开始“文明”起来，他们不再端着饭碗走东串西，更不会主动同左邻右舍分享美食。拔地而起的洋楼，将家家户户笼罩在仅属于自己的安全屏障之内。那条穿村而过的乡间土路，也早被笔直的水泥路覆盖。儿时的露天饭场上，如今开了一家规模颇大的乡村超市，常有留守村民在此打牌休闲。数十年的岁月洗礼，让乡村风貌发生了巨变，往昔的贫瘠生活也一去不返。可如今每到夏天，我都会想念儿时的露天饭场，想念人声鼎沸的抢饭场景，想念四爷爷家的油泼面叶。

时光荏苒，我定居城市已有13年，母亲早已不在人间，但自我脸颊顺势滚落的清泪中，尚能清晰地映出，她与我端着碗筷，跟在父亲身后朝饭场走去的温情画面。

■故园情思

大碾盘上歇夏凉

□许贵元

我的老家是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。在村中心的路旁拐角有一个直径足有一米半的大碾盘。听老人们说，这个大碾盘解放前就有，“文革”期间，“破四旧”的时候，虽说家家户户打碎了不带有古代封建图案的盆盆罐罐，但大碾盘却毫发无损，岿然不动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，由于有了电动钢磨，也叫磨面机，人们再也不用人工推碾子，或用蒙上眼睛的小毛驴拉碾子磨米面了。碾盘还在，但上面的大石碾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跟碾盘“分家”了，并且去向不明。有人说，村里垒桥时当桥墩子用上了，这就只剩下这个大碾盘了。

大碾盘足有一尺多厚，表面光滑，夏季乘凉好像屁股底下坐着一块冰，特别消暑和凉爽。每到晚上，大碾盘上都坐满了大人孩子，有的小孩为了争地方，还经常吵闹一番。没有占住地方的，就拿个小板凳或其他坐垫，也围在碾盘的周围，大家在一起拉家常、讲故事、说笑话，还有哼着小曲或唱歌的，充满了欢声笑语……

大碾盘虽说是夏季乘凉的好“底座”，但用如今时髦的话来说，也够上自然形成的“文化娱乐”场地。大碾盘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、冰雪难熬的岁月，如今已成为村人乡愁的物质记录和印证。

近几年来，在火热的美丽乡村建设中，有的村民提出，留着大碾盘有碍观瞻，影响村容貌美观，干脆用推土机“推”了，或埋在地下算了。可老支书和部分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反

■光影记录



宜昌：“活态”传承非遗皮影戏

近日，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举办省级非遗“分乡皮影戏”项目培训，在为期5天的培训时间里，“分乡皮影戏”项目代表传承人徐成树，为48名学员集中讲授了皮影戏理论及表演操作要领，内容涵盖皮影戏历史渊源、发展与现状，后台帮腔演奏及表演技巧、皮影雕刻技能等。参加此次培训的民间艺人年龄最大的74岁，最小的25岁，学员通过传帮带，由皮影戏爱好者变成了皮影戏传承者，推动了当地优秀传统文化“活态”传承，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和水平。图为民间艺人在培训结业典礼上汇报表演皮影戏。

张国荣 摄

对。他们认为，它是全村人的一个念想，留着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生活劳作的艰辛，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留下大碾盘，就是留住了村人的历史、村人的记忆。村里的大碾盘，是村人生活的寻常物，但对于离开村庄的人来说，却是一段长长的乡愁。

■口颐之福

坚硬的炸酱面

□三为

炸酱面是北京小吃的代表，之所以说它是坚硬的，理由多多。实在说，北京没什么叫得响的吃食，唯独炸酱面，可称得上尽人皆知。当然，虽然豆汁、焦圈、灌汤、爆肚、面茶、炒疙瘩、豌豆黄、芥末墩、艾窝窝、驴打滚、门钉肉饼什么的，也都非常精粹，只是难登大雅之堂。或许有人要问：北京烤鸭不是很有名气吗？错！北京烤鸭是误读，它的根儿在山东。

我们可以把话头扯开一些，除了小吃，北京连自己的看家菜都没有，更不要提什么菜系。现在还能找到一些历史影子的老馆子，像翠华楼、泰丰楼、丰泽园、同和居、砂锅居、柳泉居等，多是鲁菜。那时候，京城是以鲁菜为主，清真淮阳为辅，兼有川菜和粤菜的餐饮结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一些原本不太知名的馆子日渐兴隆，像湖南风味的马凯、山西风味的晋阳、四川风味的四川饭庄等。近30年，餐饮业大繁荣，一条街上的饭馆，能赶上过去全北京饭馆的总和，比如簋街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仍然看不到北京菜的影子。

北京大爷这么牛，就忍心看着炸酱面苦苦支撑门面？还真不是。我做过调查，能够立足脚的说法有两种：一是北京乃帝王之都，朝圣进贡溜须拍马者无数，山珍海味、八大菜系都吃不过来，何须北京大爷们亲自动手打造北京品牌？另一种说法是北京乃移民城市，人多口杂，原本底子就差的北京吃食，再让来自东西南北的七荤八素这么一砸，早就抬不起脑袋了，哪有心思创新？

要我说，根子还还是养尊处优、嘴勤屁股懒闹的。上海不也是国际大都市移民城市吗？看人家那小菜烧得多精细，开洋小炒、红烧滑水、清炒鳝丝……想想就流口水。

北京酒的消费惊人吧？可北京没有名酒。千万别提二锅头，八大名酒没它。现如今婚宴都不用二锅头了，嫌不吉利。好在老百姓买账，算是个安慰，也对得起大众名酒这个名分。

没有菜系，也没有名酒，就这么心安理得让炸酱面一枝独秀硬挺着，是悲哀还是荣耀？

炸酱面最顶饿，也方便实惠，是坚硬的另一个依据。讲究的人晚上是不吃炸酱面的，尤其是老人。原因是不好消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出大力的人总吃炸酱面的一个原因——扛时候。

炸酱面也适合懒人和忙人。平时炸出一碗黄酱，饿了煮一把挂面，放勺酱一拌就行了。我有个朋友是作曲家，闲的时候欣赏音乐，舒伯特、贝多芬、克莱德曼一通听。可“舒伯特们”不管饭，完了自己煮碗面。偶尔外出小酌，我问吃什么？他说无所谓，就炸酱面吧。

如今北京的餐饮业已经异常繁荣，但是外单饮食文化——哪怕八大菜系也无例外，若要在皇城根儿下立住脚，不考虑北京大爷们的口味儿，不添碗炸酱面还真不行。

■馥郁书香

书为媒

□潘玉毅

以书为媒，这个“媒”对我来说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可以理解为媒介，通过它，我们可以获得书中的知识，与传授知识的古人和今人深入交流，并借助他们渊博的学识，使自己得到成长，达到充电的目的。二是可以“媒人”理解，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与空间上，有可能离得很近，也有可能相距很远，远到唐宋甚至先秦，而书却仿如红娘的角色，牵线搭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
有书为媒，当你遇到一本心心念念渴望已久的书，就如同遇到一位一见倾心的佳人，瞬间就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。

现实中，有些媒人为了赚取火腿和好处费，在介绍对象的时候往往不着边际地夸大其词，见到人了，才发现“货不对物”。但书，尤其是好书，显然不是这样的。它是一个良媒，不仅可以丰富你的知识、开阔你的眼界，还可以升华你的精神境界。

有书为媒，见或者不见，知心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甚至从书里了解到的，比两个人面对面交谈时了解到的更多、更透彻。

有书为媒，就会有一见倾心。世上女子那么多，总能找到一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；世上书也很多，总能找到你喜欢，且百读不厌的文字，无论你是作者、读者或二者兼具者。

■时俗漫谈

不要怕老之将至

□成桂平

很喜欢朱生豪的一段话：不要怕老之将至，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，那么我也老了10岁，世界也老了10岁，上帝也老了10岁，一切都是一样的。真是温柔缱绻，熨帖人心。

然而，说到“不要怕”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在犹疑了。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年少时常觉得若能如流星般惊艳人间，胜过年迈体衰，缠绵病榻，惹人厌憎。日子过着过着，猛然发现自己已然是芸芸众生中庸常的一个，做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事，逃不脱按部就班的生活，盘算着油盐酱醋，操心着孩子教育，一天天消磨着生命，渐渐也步入中年，看得见老年的影子了。

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可以称为惬意？认识一位长者，将至耄耋之年，身体健康，精神矍铄，和老伴相亲相爱，相依相伴。他是教师退休，经济比较宽裕，晚年生活无忧。日常喜欢书法，又有一班同好不时雅集，十分惬意。更难得的是几个子女都孝顺且出息，轮流带着老两口各地游玩，这些年游遍了欧美各国。在国内更是说走就走，随时来一次短途旅行。每每在朋友圈里看到老人家的生活境况，我都感慨且羡慕。

还有一位老先生，年过古稀，人却“潮”得很。时尚前沿的新款手机、电子产品，都很愿意尝试，物品也颇为时髦，全然不像普通老年人只穿暗淡颜色。他爱旅游，还爱写作，经常有稿件见诸报端。他收藏了许多古灯，专门建了一个博物馆。他将收藏的民国课本重新校订，结集出版。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到老保持一颗童心，我觉得他的生活也是充实而幸福的。

也曾见过很多老人，追求的不过是一份生活的宁静安逸却不可得。他们或经济窘迫，一把年纪仍在工作，劳碌不已；或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养大了儿女又要带孙辈。

为儿孙所累的老年人真不在少数。如今的年轻人忙于工作，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由家里的老人来带。对于喜欢孩子的老人，儿孙绕膝是天伦之乐。对于另一些老人而言，看孩子是一件累人的活。

老话说养儿防老，但在当下语境，这已然隐隐含着贬义。我们这一辈人，都愿意把最好的给孩子。常听朋友说，对孩子无所求，老了有退休金，不指望孩子养老。似乎想要孩子养老是在道德上绑架了儿女，会拉低他们的生活水平。但见了身边不少例子，我私心觉得，老年生活质量如何，和儿女真有很大关系。先说经济方面，儿女有出息，就不会啃老。若是有出息又孝顺，反哺父母，那么老年生活必然更轻松一些。

再说精神方面，为了不给孩子添负担，很多父母不但不要孩子孝敬，还经常补贴孩子。那么，他们不需要孩子养老吗？我想，如果我老了，在精神上一定非常牵挂和依赖儿女，一定希望儿女“常回家看看”。人是需要感情浇灌的，亲情之间，血浓于水。有人牵挂、有人陪伴，我们的生活会多些温暖；天伦之乐是友情、爱情甚至事业成功都无法代替的。

现如今，老年人生活比以前丰富了很多，在公园里，随处可见吹拉弹唱、自得其乐的老人。我工作中常接触一些老人，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很洒脱的，对于生活能乐呵的时候就尽量乐呵。在他们看来，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
于是，我就想，不要怕老之将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年轻到不年轻，再到逐渐衰老。这是人生规律，事物发展的必然。能够平静安逸地走完人生之路，是一件幸福事；如若不能，也不必怨天尤人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怎么走来，还要怎么走去。重要的是内心平和与宽容，包括对己对人对社会。



《乡村理发师》

李海波 摄

■神州处处

□连忠照

雾隐陈炉镇

对于陈炉，作为陕西人，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。小时候，每到麦收后的农闲季节，就会有些来自陈炉的人。他们驾着牛拉的架子车，上面大瓮套着小瓮，小瓮里放着坛子、大大小小的碗碟，一律用草绳捆绑了，一路风尘露宿地来到村庄里。一声吆喝，村里就走出一个庄稼人，用麦子换取一只只坛罐碗碟。这些瓷器，一般都很结实，只要不是人为破坏，都可以传承几代。至今，很多农村，人们虽然不再需要用老瓮装水、腌咸菜了，却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。这些陶瓷器具，就是来自陈炉古镇的。

因为这点，去陈炉时我心里就充满了期待。那天恰逢下雨，临近陈炉时，雨已稀稀落落了。路旁的一些村庄，已经出现一些用陶罐堆砌的围墙。车沿着山路一直向上，路旁开始出现白雾。然而，当车终于沿着崎岖的公路缓缓而下时，山坡路旁隐约出现一户户人家，家家都是窑洞，窑洞顶部是平整的，可以晾晒庄稼。院墙全都是一只只瓦罐或者老瓮垒成，自成一种风景。等车开到山腰的游客服务中心，雾已不见，整个古镇豁然展现在眼前。它依山而建，一孔孔窑洞和屋舍组成的院落，一排排，一层层，从山上到山下，形成一个立体的小镇。

陈炉镇的路面，是用不同形状的陶罐片铺成的。在主人的引领之下，我们首先去了一家陶瓷坊。这家的窑洞也是依山挖掘出来的，正面三孔窑洞，两孔是制作碗碟的，侧面一孔则是制作陶瓷作品的。只见转盘上放着一块圆柱形的黏土，在快速旋转中，经过师傅的手，一会儿就变成了只碗坯，然后被整齐排列在一条木板上，再端到庭院中的屋里去晾干。晾干的泥坯，由画工画上花纹，烧制出来，就是一只只青花老碗。在制作陶瓷作品的窑洞里，一位中年工艺师正在泥坯上绘制青色的山水画。眼前这些未经烧制的陶瓷罐看上去并不起眼。但是画好后，装进炉窑里经过火的洗礼，最后脱胎换骨，变成了光泽夺目、色彩鲜艳的艺术品，真是一种奇迹。

瓷器的陈列室，有青绿，有天蓝，也有乳黄、洁白，一只只晶莹玉润瓷瓶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，却都精美绝伦。当然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，还是架子上那一组陕西民俗人物陶瓷件。有老人坐在桌旁喝茶听戏的，也有老汉打着竹板吼秦腔的，还有端着老碗蹲在地上吃面、喝酒划拳的，甚至有一尊碟下夹着公文包、手里拿着大哥大的上世纪90年代的大款陶瓷像，姿态传神，让人看了不禁莞尔一笑。那些充满乡村童趣的陶瓷像，则勾起我童年的记忆。这些民俗陶瓷像，有的是未经上釉烧成的土黄色，显得质朴可爱；有的上有青绿的釉色，一只只晶莹如玉一般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在陈炉的陶瓷博物馆，我们看到了陈炉有史以来珍藏下来的精美瓷器器具。它们展现了陈炉陶瓷制作工艺技术的发展 and 变迁。这里，有每一个时代留下的优秀的代表作，也有童年时常见的，当时的农民用来装菜油、酱醋的黑色带耳圆口瓷瓶，还有普通人家腌咸菜用的白底黑花的坛子，并且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。

参观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陈炉所代表的北方陶瓷器具，跟南方的比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陈炉的陶瓷器具都比较厚实，就像陕西人一样，一个结实，浑厚。在我小时候，村里的大人小孩，手里端着的，都是陈炉制造的这种沉重结实的白底青花大碗。而南方的陶瓷器具，则比较偏薄，秀气，小巧。不过，随着时代变化，生活品味的提高，今天的陶瓷器具，在人们的眼里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，还是供人把玩鉴赏的艺术品。随着人们对精美陶瓷器具需求的增多，今天陈炉的陶瓷器具，艺术性、观赏性也越来越高。

离开陈炉时，天上又开始飘起细雨，随着车子盘旋而上，那一处处陶罐围起的院落、窑洞，慢慢落在身后。等到山顶，回头一看，整个陈炉镇又隐在白茫茫的大雾当中。

■乡村纪事

□杨增外

灯路

曾经伴随我半辈子的柴火、松明子、煤油灯、马灯、汽灯、煤石灯、弱电灯照明的那些岁月，悄无声息地逝去了。我的人生旅程与时代灯火更替前行，那合着黑烟的古铜色火苗，那一点弱弱昏黄摇曳的光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1959年，还是生产队吃大伙食的日子，我在家乡纳罕完小读一年级，放学要挑柴。晚上两块石头垫块一尺多长的小木板，在火塘边做作业，浓烟常熏出眼泪，稍不小心头发燎焦，父母看了心疼。

一天，父亲放工早，就带我去劈松明子。

对门山的赤松林遮天蔽日，父亲找到一个大大腐桩，劈去表面，里面仿佛嵌着金丝，宛如一大坨切开的老火腿肉。用锄头刨出根来，条条明晃晃的漂亮极了。父亲告诉我：“腐桩桩，只要斧子用力敲，感觉特硬又响声脆，多数是明子。明子是树的油喂养出来的彩金。我们祖祖辈辈照亮都靠明子。”

明子烟小、光线强，靠它的光亮，我一直读完3年级。

大伙食解散后，队里每年分点香油，母亲拿一个小碗，倒上些，用棉线捻上一根灯芯，一头盘进油里，一头在碗边点着，光亮虽弱小，但很香，还不刺眼。然而，风大时会晃着晃着就熄了。母亲就会说：“拿洋火点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是火柴，曲湾火柴厂出的‘山茶花’牌。”

4年级时，一到星期天就去挖小黄芩、龙胆草卖给供销社，换回钱买一小土罐煤油回家照亮。说它香油灯亮好多，但为了省油，总把灯芯头冒出很小。我趴在饭桌上做作业，夜风顺着无绵纸糊的格子窗洞突袭进来，灯火晃动得厉害，有时还会熄灭。

母亲常自言自语：“洋蜡比煤油好，没油味，但年年尾生产队‘分红’十多元，不够油盐钱，莫怪啦！”听到这话，我就说：“不是洋蜡，是旬旬县城生产的。”“哦！说顺了。”母亲说。

1965年，我们纳罕公社建起小水电站。当沿河多村点上电灯时，人们无不欢呼雀跃。但由于电力太有限，全村近300户人家，每户只准堂屋25W、楼上15W灯泡各一个。看书、做家务少去了煤油灯的许多不便。可雨季水大还如意，春冬枯水季，灯光昏黄透着淡红，年轻姑娘连针都穿不上。多数人家仍会备着煤油灯和蜡烛。

师范毕业后的第6年，我从纳罕小学调到没电的石河公社大庄中心完小。在这里，我用过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和汽灯，也用过得更亮的煤石灯。然而，80年代中后期，马龙架通了高压电，县城告别了20多年的柴油发电，全县大多数乡村也陆续通电。家乡纳罕鸟枪换炮，大庄中心完小自然彻底告别了煤油灯和汽灯。

时至今日，我调到马龙城工作已30年，退休后时不时回老家和到其他乡镇观光。马龙所有村寨无一例外早就架通了高压电，不少村寨用上了太阳能路灯，还有不少家里都装了落地灯、吸顶灯、壁灯、吊灯等各种各样的灯。夜幕中的马龙城，华灯次第开放，霓虹闪烁，车流、人流融入在五颜六色的灯海中。我每次开车往返昆曲高速马龙至麒麟段，沿路22公里，灯光照耀如昼。